

私立海大创校纪事

私立海南大学成立期间，正逢社会动乱、经济萧条，椰子园里的校园生活也因此简朴得甚至有些清贫。两年半的时间里，学生人数多时不过三四百，少时仅二百余。但这数百学子却以一股年轻人特有的热情、浪漫、勤奋给当时的海南教育界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

大学部学生饭堂一角。



私立海大游泳池。

数百清贫学子负笈来琼

1947年11月，海大在校学生数为400余人，其中仅10%为海南籍学生，其余则来自全国18个省区，尤以广东籍为多，约占65%。而1950年初，也就是第三次招生后，人数降到最低，仅296人，其中海南籍学生约占30%左右。

这主要是由于几大原因：首先，当时大陆经济交通断绝，而私立海大每学期学费高达120银元，许多学生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；其次，海南本地的中等教育不发达，考得上海大的本地学生不多。

对此，教育部与海南大学有着不同看法。督学院康成认为，“似应设法多收本岛学生及华侨子弟，以宏设校初衷”；而创办者及海南地方人士则抱着扩大文化交融的态度欢迎外地学子。

副校长梁大鹏曾满怀深情地回忆道：“在开学的那一天，我们看见椰子园里来来往往的，十分之九都是来自外地的男女青年，他（她）们带有许多不同省份的口音，显示着许多不同的生活习惯，生活方式。在地方人士看来，非常兴奋，因为他们从来就未看见这许多青年负笈来琼就学，也从来就为梦想海口这一村落的小镇，居然成为南疆文化的中心。的确，海口市容因为改变，全岛社会也形成另一气氛，值得鼓舞而自慰。”

“大陆来的学生特别爱吃香蕉。”现居海口的王春煜曾就读于私立海大附中部。他回忆道，虽然当时海南社会经济并不发达，但丰饶甜美的热带物产还是令外省学子倍感新鲜和喜爱。

但作为一所需要交纳学费的私立大学，生源不足随之带来的是海南大学无法平衡的财政收支，而这几乎使海大陷入经济困境中不可自拔。“当时通货膨胀，货币大幅贬值，学生生活万分拮据困难，常以电报告急。”当时就读于海大政治系的浙江籍学生钟永强曾回忆道。

1948年，私立海大中文系学生郑白心就因为交不起学费而心急如焚，于是毅然上书教育部要求给自己核发公费。但当时冗政之风盛行，教育部以“该生申请公费，应呈由学校转呈始办”的理由敷衍了事，并未立即发出公费。最终郑白心有没有因此辍学，我们不得而知。

为了补贴学生，海大首先推行了自助教育计划，也就是工读制度。按照学生们的要求，分别派往学校附设的农场、医院等单位工作；校中员工，凡可由学生代替者，都尽量选用学生。其次，海大校长范会国请副校长梁大鹏亲赴台北申请经费，要求350名学生全部公费，每月补助银5000元，拨图书仪器给海南大学等。但当时的教育部因经济困难，明显缺乏诚意，态度敷衍。最终，还没有领到补助金，私立海大便已结束。

简朴而快乐的校园生活

在私立海大的学生中，有一些来自地主、富商或军政要员家庭，比如陈济棠的女儿，据说她每天乘坐汽车上学。但一般而言，海大学生大多出自中等以下家庭，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。

孙有瑄老人于1947年考入



私立海大附中学生校园活动剪影（摄于1950年秋，由时为附中高一乙班林廷渊提供）

桃李春风乐清贫

文 / 海南日报记者 李冰

来水和电灯，这使海大成为当时全海南岛最先进的地方之一，因为当时岛内很多地方还过着点油灯的日子。

学生食堂内有电风扇和灯泡，学生们在条凳和木桌上就餐，大概两到四人一桌，二菜一汤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学校有一家制冰机，所以学生们应该可以吃到一些冷饮。

从另一张老照片中，我们可以看到蓝天树影下一汪粼粼碧水，那是海大的游泳池。从海大当时的一份财产清单看来，校内的运动器材虽然不多，但种类还算齐全，包括篮球、排球、乒乓球、羽毛球、网球、垒球、足球、棒球、铅球、标枪、铁饼、单双杆等。

老照片里，男生都留着整洁的短发，穿着浅色衬衫长裤，看上去朴素沉稳。女生的服饰打扮则丰富得多，从一张合照中可以看到，有俏皮的碎花或深色的旗袍，文雅的白衬衫配黑长裤，又或是可爱感十足的工装背带裤，颇有时代潮流之感。

由于校园在海口市区最繁华的得胜沙一带，因此学生们还可以很方便地出行游玩。

王春煜告诉记者，他还记得学生们爱去附近的“五层楼”、胜利剧院、中华戏院看电影。播映的都是当时的流行电影，有国产影片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、《火烧红莲寺》，也有美国动画片《人猿泰山》等。

孙有瑄曾感慨道，“我们海南大学的学生都有着非凡的自豪感，对自己的仪表行为都要求严格。当时海口市民都对我们刮目相看。”

书生自古不清贫

在高等教育中，教师的品质对大学成败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，私立海大也没有忽视这一点。但由于时局动荡，地处南隅



从私立海大校园眺望海口。

的海大很难延请到太多的国内外著名教授。而颜任光、梁大鹏等几位海南籍校长便诉诸乡情，鼓励海南籍学人回乡任教，这也成为海大的一大特色。

当时海南大学教师来源很广，外籍教师最多时有9人，分别来自美、法、德、意、日等国；中国教师最多时有四五十人，约三分之一为海南籍。学历方面，留学欧美、日本的有16人，获博士学位者9人（其中海南籍者8人），硕士3人，学士15人，未详者14人。

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，海大的教师素质并不低，甚至具有相当的学术水准。比如校长颜任光是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，第二任校长范会国是著名数学家，副校长梁大鹏是纽约大学政治学博士，教务长麦逢秋是法学博士，医学院院长朱润深是医学博士。

当时海大设文理学院、理工学院、医学院及农专班，还有一个颇具规模的附中部。按照规定，任何院系都要修读一年的政治和英语。

以几位校长为代表，海南大学教授们热诚恳切的育人之心也长久地留在后人记忆中。

在孙有瑄的记忆中，颜任光校长个子不高，很结实。“我常偷偷去听他上物理课，只见他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写讲讲，每个人都潜心静听，只有学生做笔记的唰唰声。”有一次，孙有瑄因家中寄钱迟了，没有及时缴费注册，颜校长得知后立即写条让他先注册上课。

“椰子园的景致固然不错，生活却是艰苦的。”曾就读于海大、后在琼海任中学校长的王先柏曾回忆：“由于校长治校有方，校园里的读书气氛却很浓。”

他印象中的梁大鹏副校长是个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。“有一天我在上课，他轻轻推门而入，站着听我授课，十多分钟后离去。我至今记忆犹新。”

1950年4月，海大解散后，教师学生四散各地，有成就者不在少数，如著名美籍女科学家蒙如玲等。清人黄景仁有句云：未曾清贫难成人，不经打击老天真。书生自古不清贫，一笔文才天下匀。对当时的海南大学师生而言，此诗也许正好可以作为写照。